

第 37 屆耕莘文學獎 得獎名單【小說類】

首獎 淤積 〈臭〉 ——105 文學導航研習秋季班
佳作 鄭博元 〈徐莉莉〉 ——105 文學導航研習秋季班
佳作 張安河 〈夜晚的植物園〉 ——105 文導導航研習秋季班

（佳作依收件次序排列）

特別感謝評審

朱宥勳、黃致中

首獎 淤積〈臭〉——105 文學導航研習秋季班

作者簡介：淤積

每次看到這種可以填一段話的格子都會中二病發，像大三才突然開始長的青春痘。現在是全職工程師，喜歡前端，有時候也要寫後端。無所謂時就會把責任都推給精靈：我自己也看不懂啊！不會寫詩卻有一個專門寫詩的 facebook 專頁。最害怕優養化。

〈臭〉

他在公車上聞到一股臭味。

尿騷味。若要類比的話，是尿騷味混合一點，隔夜的雞腿骨。他輕輕吐氣，公車上沒什麼人。左邊是微微皺起的老人，半眯著眼；右邊是司機。他站在狹窄的走道，倚著欄杆，更遠是一個戴著鴨舌帽的中年男子，手提髒髒的布袋。像個流浪漢。

整個下午都在解 bug。情況、過程和現在出奇地相似。有東西不對勁、尋找來源、最後發現是一個全域變數被動到了。那都是先人留下的 legacy code，如同這個世界一般。他把變數移到類別中。僅僅是這樣一個看似簡單、一句話就可以說完的動作，也需要包含提交、測試、同事檢查、上線等等一連串，總共是四十分鐘的工作。

有什麼東西臭臭的。

他拿出鑰匙，開門，臭味卻似乎跟著他下車鑽入巷子。女友正在浴室卸妝。「你有沒有聞到一個臭臭的味道？」

她對著鏡子，用兩根手指撐大眼睛。「浴室該洗了。」

他掀了掀馬桶，走出浴室，湊近剛脫下的鞋子。微微散著熱氣的洞內是它專屬的臭味。他邊聞腋下邊走往餐桌。

「我買了一定好。」

然而便當一點味道也沒有。女友啃著雞腿，看主持人吞下活跳跳的蛙心。「天啊，你怎麼吞得下去啊？」

臭味真的太濃了，他放下筷子，走往洗衣籃，途中一面將襯衫、內衣、長褲、內褲一一脫下。

「你在幹嘛？」

「你真的沒有聞到一個奇怪的味道嗎？」他走進浴室。「有點像是……」

但臭味正漸漸脫離語言的疆域，不只是尿騷味這麼簡單。他皺眉，雙手舉在半空。「就像是，放了很久的……」夢境。他立刻大力搖頭。即使在程式架構中，抽象化常常是為了具體。他在腋下厚厚抹上肥皂，腳底板也是，照著小學的教導，每顆牙齒每面刷了十下。漱完口之後，又拿起牙刷，用力往舌根上刮。

臭味還在。

「你剛剛說什麼夢境？」

「沒事。」他重重坐下。「你聞我身上有沒有臭臭的？」

「沒有啊。」

臭味似乎沒有源頭，沒有哪個方向比較濃。「就是那種，想想並不可怕，卻會讓人渾身不舒服的夢。」

「你要不要去看醫生？」

真要說，放太久的程式碼還比較合適。本來好好的，久了就會自己突然壞掉。發臭。第二天下班買了古龍水，店員推薦的基本款，因為也沒辦法分辨差異。「我超餓。」他把便當放上餐桌，胃仍運作良好。脆皮燒肉上油蔥特別多，他將免費的辣蘿蔔乾全倒在飯上，一口一塊配著水吃。女友很奇怪地看著。

「我之前跟你說的那個學長啊，」辣度讓他麻木。「前陣子找到一個 bug，開會還很得意的邀功，結果今天發現，他根本只是用暴力把它補起來而已。」

「你真的要去看一下醫生。」

他便傳訊息給□。乾我又不是醫生 XDD 他們約在以前學校後門的咖啡廳。□是雜誌編輯，時間彈性如繃緊的橡皮筋。

「你似乎是在掩蓋著什麼。」

他們一起編作品集的時候，詩社只有六個人。□寫了十首，其實也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非發表不可。宿營、之夜、考試、畢業。沒有人知道什麼才是好的，就一字不改全塞進一百頁的小小的書裡。「你還寫嗎？」

「忙。」

他幾乎不加班，其實幸福得多。

「前陣子做了個夢。」

□說。他透過唇縫吸氣，讓 Espresso 在口腔隨氣流攪動。

「夢到我要去考電子學。已經遲到一小時了，但不管怎麼走都還是在台南的路上。」□皺起眉頭。「而且我在夢裡面似乎是沒辦法說話的。太陽直射，路上一個人也沒有……總之我醒來之後，一直很想把這個感覺寫下來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「我沒空。」

他把咖啡一口氣喝下，苦味衝上太陽穴。他試圖回想上一個夢，卻只能確定

結尾。醒來。文字也是在某一個時刻突然腐敗的，而在當時，程式顯得很清晰，很坦白很有用。他們將學長的 *workaround* 重構為一個新的類別，只寫到一半；這些都得在需求與需求之間，找縫隙塞進去。

重構完成已經是一個月後的事了。他無法精確說明在哪一行算是個結束，大家一面應付迎面亂撞的蟲子，一面突然感覺，嗯好像可以了。沒有完成一件大事、需要慶祝的感覺。

就像生活一樣。他已習於各式辛香料，習於淺息，也習於在出門前按兩下古龍水。沒有太多變化，一切運作正常。公司的程式逐漸年老，功能變得完善，bug 也更多——有經驗的工程師都知道，bug 一定存在，只是有沒有被發現，需不需要理會。「你變了。」女友說。

他看了看房間，家具沿著邊線貼齊，雜物全塞入隱藏收納櫃，中央是雙人床、茶几、沙發。「沒有。我沒變。」宮保雞丁泛紅的油漬在便當盒邊，因冷氣乾涸。就像口說的，有些東西蓋不住。它們只會吸納、交融、演化。

他突然間很確定，自己根本沒變。

「欸你看，鏡頭拍到他吐掉耶。」女友拍拍他的大腿，指著電視。「還以為他很會，哈哈結果不敢吃臭豆腐。」

他警醒一般，深吸一大口氣。

是啊，幾乎都要忘了呢。

◎評審評語／朱宥勳

在短小的篇幅中，環繞著「臭」這個感官性的意象，輕巧地呈現了日常生活中的焦躁。那些永遠解不開的、說不清楚的 bug，令人厭惡卻又能夠安然與之共存的曖昧性，十分精彩。文字非常俐落，轉折鋒銳，對白也有很好的表現，因而能夠寫出短篇小說獨有的壓縮感。

佳作 鄭博元〈徐莉莉〉——105 文學導航研習秋季班

作者簡介：鄭博元

臺中豐原人，北上天龍城遊歷，現就讀臺大中文系，雙主修政治系，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小說優勝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小說特優。

〈徐莉莉〉

我是在午休的廁所知道這件事的，這個時段的小便斗是一排高級的白瓷杯具，自動沖水，等待貴客上門挑選，午間的廁所總是空盪盪，但當我靠近，近的足以凝視噁心尿漬，背上的日光忽地晃動。

一號和十一號走進來，淺藍瓷磚片吞吐他們的汗珠，濃厚的汗味截斷尿意，猛跨一步向前，隱約聽見「破麻」二字。我卡在三號小便斗，他們揀了二號和四號上，將我包夾在中間，輕鬆地像是喝茶聊天，刷地一聲扯下體育褲，不留情面地羞辱小便斗一陣。

「噗——噓——」的水柱之後，十一號扭過頭對一號說，「欸劉美宜奶子變超大的，之前都沒發現。」他們吐出的字句翻山越嶺，穿過我到彼岸，我直愣愣瞪著牆上的無聊笑話，一號回答：「她們的奶子會像火山爆發一樣跟著爆炸」接著是驚天動地的一陣爆笑，他們用力甩完小雞雞就抱著地上的球走了。

我等到腳步聲遠去，收起雞雞，綁好褲頭，走出廁所時剛好敲鐘。

翻箱倒櫃找音樂課本，跟著隊伍到校園邊陲，我們踏上鐵灰色的大樓階梯，經過無數個轉角走廊，東北大樓的階梯又高又陡，頸子不知不覺擠出黏答答的汗珠。

一號走在我前頭，他伸手揩去地漿般汨汨流出的汁液，捲起來的髒袖口下炸出叢生的刺黑毛髮，同學們起鬨笑他：「噁心！長腋毛！」女生紛紛走避不願聽，他的眼神迷離，回頭飄向十八號劉美宜。

他在看她是不是也在看他，我猜。

終於爬到五樓，音樂教室都縫上了鐵製的窗花，在緊閉的窗子上繞啊繞啊的。教室裡灰暗濛濛，後門透進了白色線條的日光，簾子下，她端著純白有耳朵的小茶杯，邊兒繡了金紅黑色蜿蜒蜿蜒的蜷曲線，杯緣的地方有鮮紅色的口紅印子。

坐上一體成形的木頭桌椅，吵鬧聲沒有阻撓老師喝茶的興致，她盯著我們看，眼光卻不曾搖動，後來才發現她瞅著的是門口的一團空氣。

大熱天聒噪逍遙，直到一聲細碎的「叮」竄入耳膜，比氣音還隱約，仍然使三十五個少男少女心頭一震，寒進心室心房久久不退，瓷杯穩穩降落在小碟子上，杯身輕描淡畫著天鵝，一副振翅欲飛的模樣。

盛夏的水太陽蒸得活體生物不斷排出體液，我們身上所有濕黏，卻忽然在發聲練習結束的一瞬退潮，老師在鋼琴裡柔軟地融化，燦美如花，像植於溫帶的某種花兒。雖然十一號曾笑她胸部小，臉上皺紋一堆。

十一號跟一號正匍匐離開座位，又要下去地熱谷打球。

鎮上的女人們討厭徐莉莉，她們說她假鬼假怪，大概是因為那頭夕陽下柔軟燦爛的褐髮，上千根髮絲刺進女老師和媽媽們的眼裡，怪不舒暢。教務主任說莉莉是騷狐狸，都有老公孩子了，還穿無袖洋裝敗壞風氣，怎麼給女孩子做榜樣？

老師說我們可以叫她 L i l y，念起來跟國語一樣，很酷，鎮上的孩子們很少說鶯歌莉許。

莉莉背對著三十三人彈琴，一個叫史特拉汶斯基的人寫的曲子，她身上白色鋪著春日碎花瓣的洋裝和黑色琴音交錯，它們像地科課上的活火山影片一樣，搖搖晃晃地震盪共鳴，把頭上的什麼東西給頻頻抖落，身後的小瓷杯漫著奇怪香氣，白煙向上噴發，我看得入神，但這首曲子並不好聽。

莉莉踩著踏板的鞋子跟其他老師都不同，淺淺的咖啡色，包住腳踝，尖尖的鞋子頭撒著鏤空的圓形小點，它們組合起來像是一朵花的形狀，我們鎮上沒有什麼花，也沒有賣花的店，只有冒著煙的大工廠。

放學鐘敲響那刻，我回到班上拿書包，這時候一號和十一號也在教室，對著我笑，我看過這種詭異笑容，體育課被罰做伏地挺身，老師用腳壓我的時候，他們也這樣笑，我找不到我的作業簿，只好回家，但我猜他們鬼鬼祟祟地把 A 漫藏在講桌底下，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，雖然我從來不知道 A 漫到底長怎樣。

回家路上都是荒廢的黃沙土地，我在鎮上唯一的電影院逗留，海報裡外國女人的頭髮捲的漫天高，電影院的售票阿婆右手撐著頭，吞雲吐霧，她從小窗裡凝視鎮上剛下班的男男女女，吆喝他們來看場電影。

「緊轉去厝，囡仔人賣底加亂」阿婆對著我吼。

我不鳥她，只是想偷偷跟著買票的人溜進去看場電影，可是今天，人都到哪去了？我彷彿是鎮上倖存的人類，還沒被感染成喪屍。夕陽裹在我的肩背，挺熱的，此時的街道底端冒出人影，有人要來看電影！

遠處的剪影疊在一塊，分不清有幾個人，逐漸變大，更靠近了，但他們的樣子不像在走路，像是跳著舞過來的，上下左右抖動著，快樂極了，我的心底不禁響起了下午的琴聲。

他們配合著春天的節拍，踢躑蹌蹌，側步，踢躑踢躑蹌蹌。

我首先見著那男子的眼睛，便覺不對勁，他的眼兒散射出玻璃般的藍光，就像童年的彈珠玩具般，剔透，核心旋轉著發亮，夕陽下他的髮色和鬍子也都褐了起來，十五年來，我從沒在鎮上見過藍眼睛的男人。

他們的步伐依舊輕快，藍眼睛身旁的花洋裝女子挺眼熟的，她頂在洋裝裡的胸脯，在兩人側頭親吻的一刻，迅速拔地而起，我眨了眨眼不相信這一幕，但是

那山形確確實實地隆起，抖抖擻擻，造山運動般地洶湧蠕動，起伏、停滯、又再次膨脹，他們的舞步越來越快，我在五公尺外便聽得見他們大聲喘氣，他們旋風似的怪舞步掠過我，我怔怔地停住不敢動。

我不知道他們最後到底看了哪部電影，就倉皇奔回家了。他們進去電影院了嗎？我只知道莉莉的奶子快把花洋裝給撐破了。

徐莉莉的奶子快把花洋裝給撐破了。

◎評審評語／朱宥勳

小說集中火力處理少年的性啓蒙，透過溫度、畫面的熾熱意象，反覆處理情緒的騷動。文字頗佳，節奏略微稠密，但不至於令人不耐。整個故事瀰漫著似幻似實的氛圍，直到最後以一象徵性的魔幻場景作結，是安全的操作方式，可惜此一手法已有太多前例，原創性稍低。

佳作 張安河〈夜晚的植物園〉——105 文導導航研習秋季班

作者簡介：張安河

本名陳俊翰，目前就讀於陽明大學醫學系。

〈夜晚的植物園〉

我們走入一片黑暗之中。

離開燈火朦朧的街，剛下過雨的街上有潮濕的氣息，人行道的邊緣有輕淺的水窪，我們經過的時候抬起腳，輕輕的跨過。

剛走出夜市的觀光街來到大馬路上的時候，有種跨越了結界，穿越異空間的感覺。一直到剛剛都還充斥在身邊的，擁擠比肩的人潮、沸騰的喧嘩聲、昏黃燈光下散發熱氣的油亮炸物，只是蜿蜒的轉出巷子口，便像煙霧般消失了。迎面而來的是清冷而濕潤的氣息，剛下過雨的夜晚路上人車稀少，只偶爾一輛車經過，帶來呼嘯的雨的味道。

轉頭看向剛剛離開的地方，巷子的盡頭處是隱約的光和如夢般遙遠而模糊的人聲，落差太大了讓我有種恍惚的感覺。

要回去了嗎？學長問。

可是，我不想走相同的路回去。

「那就走到另一個捷運站吧。但我不確定怎麼走喔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想走。」

沿著這條馬路走，就是我們約定會合的捷運站，我們從那裡出發，去學長一直很想逛的夜市。但我們過了紅綠燈，放棄原路折返，走向城市另一處我們都不知道正確路徑的捷運站，只能照著依稀的回憶和大致的方向前進。經過一堵高大的圍牆時，我停下腳步。牆內是森然的樹林，我知道我來過這裡。

穿越這個植物園好像會比較快。

「你知道怎麼走嗎？」

「相信我。」

我邁開步伐，身後的腳步聲略顯遲疑的跟了上來。

我們走入一片黑暗之中。

我沒想到這裡的黑暗是如此龐大、稠密，甚至連自己往前踏出的白布鞋也看不清。沒有一盞路燈，頭頂的樹影遮蔽了天空，我不禁懷疑起自己，剛剛的城市都是幻覺嗎？看不見腳下的路，每一步都是憑著慣性和一點毫不在乎的勇氣踏出，

像走在宇宙虛空之中。

我們並肩安靜的向前走，在周身全然的黑暗之中，只感覺到右手邊傳來的微微的人的體溫。

夜晚的植物園裡，有股腥甜黏膩的花香。

我曾在白天的時候來過這裡，這座城市唯一且最大的植物園。我花了大半天逛遍整個園區，水生植物區、針葉林區、溫室，只爲了更加理解這座我生活的城市。我是那種無法不靠身體理解事物的人，這樣的個性常讓我覺得徒勞。

那時我並沒有印象，這座植物園裡有散發如啓強烈氣味的花種。可能是因爲夜晚，在喪失了視覺之後，嗅覺益發敏銳。那花香過於濃郁，我幾乎可想像，飄散在黑暗中的似乎微微發著光的化學微粒。

「你不覺得人類非常的色情嗎？我們居然用植物的生殖器官向人示愛。」

學長沉默了一會。

「我覺得這個話題有點危險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沒有回答。

眼睛逐漸適應了黑暗之後，事物的輪廓一一的浮現，像是退潮後露出水面的黑色礁石那樣。我偷偷的轉過頭，身邊男人的側臉看起來有種不自然的凝重。

在黑暗中行走很容易喪失時間感，我不確定我們已經走了多久。入口處的圍牆已經遠的看不到了，我一路直行，略過所有轉彎處可能正確的岔路。感覺像是慢慢走進某個巨大事物的核心。

在一片無波的黑暗之中，學長的沉默像是漣漪般蔓延開來。那沉默中帶有某種異樣的焦躁，他吐出的氣息清晰可聞，彷彿就在耳邊，有著難耐的熱度。

「我怕我會不小心把你撲倒。」

我非常的害怕。我的回應是不是慢了一兩秒？那一兩秒是否意味著我的遲疑？我的遲疑是否洩漏了我不確定，是該玩笑回話還是該裝聾作啞。

一個人影從前方的小徑向我們跑來，沒想到這裡也有人在這裡夜跑。綁著馬尾穿著整套運動輕裝的女孩從我們身邊跑過，劃開了凝滯的空氣。

「你確定你真的知道路嗎？」

「我想我迷路了。」我坦承。

說出口的瞬間，我才發現我一點都不在乎迷失，浪費這些時間和力氣多走了蜿蜒的歧路。我可以一直走下去，只要有我和周身這片無止無盡的黑暗就好，身邊沒有人也不要緊，我只想一直往前走，走進黑夜的深處。

可學長已經停下腳步，開始找人問路。我站在原地等著，看著他露出老少通殺的親切笑容，靠近一群甩著手做運動的婆婆阿姨們。不遠的前方，可以看見三三兩兩做運動的人群。

我想我們已經靠近這座植物園的邊緣。

捷運站的白日燈管照的滿室通亮，對於剛剛離開黑暗的我來說，恍如白晝。身後的黑暗遙遠的像是從沒有發生過。

深夜十一點的捷運站，只有我們兩個人，空曠冷清的讓我想起醫院的病房。

你要去哪呢？我問。

「我的車是跟你反方向的。」

原來是要去找女朋友。畢竟是難得的假期，他應該會到學姊在外面租的小套房過夜，到了早上才離開吧。畢竟明天他也還要上班。學姊的家我也去過幾次，一個溫暖可愛的地方，每個城市裡的少女都幻想有這樣的小窩。那時好多人一起去的，社團的人常常在那裏煮火鍋，玩桌遊。學長也常常在那裏。

「那我先走囉。」

學長的車先到了。我揮了揮手，看著他走進車廂。他一直揮手直到車門關上，黑暗迅速的將輛車吞沒。

空蕩的月台上，燈光清冷彷彿帶有涼意。在白光下，一切細節是那樣清楚可辨，沒有模糊的空間，可以視而不見、故作姿態的缺陷。

腳下的紅燈閃爍起來，風壓從黑色的洞口灌進這個封閉的空間裡，月台響起機械的廣播聲。

我凝視著洞口盡頭處深不見底的黑暗，等著我的車進站。

◎評審評語／黃致中

以巧妙的筆法描繪了某個曖昧的時刻，在黑暗的植物園裡迷路，這場景與過程有效地襯托出兩人之間那種似有若無的電流與挑逗。在這片刻間彷彿什麼事都可以發生，隨即在下一刻又變成了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。整體來說滿可愛的，少女心大爆發（雖然主角並未明確地指出性別，但此處的少女心請作廣義理解）。但學長「撲倒」那句對白作為爆點的力道實在有點薄弱，也讓學長這角色淺薄化，有點可惜。換個說法、表現方法，甚至直接拿掉或許都會更好一些。期待作者繼續寫出更有趣的作品。